

三國志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
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
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
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
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
之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訊言疾來邀我
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旣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
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

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經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爲大異

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宦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

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柰何荅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卽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襦葛巾與敵相見謂歆曰君自料名

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
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
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
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
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
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旣去歆明日出城遣吏迎策
策旣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
再至壽春見馬曰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
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
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
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
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

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
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
以爲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
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
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寔由孫策初起名微
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
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
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
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荅曰孤不如王會稽
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
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
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荅云當去此說爲勝

也翻出歆遣吏迎策二說有不同

翻出爲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

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嵩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嵩 會稽典錄載翻說嵩曰討逆明府不竟 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嵩退 臣 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爲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曹公爲司空辟皆不就 吳書曰翻間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邪遂拒不

受

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賸窮通者也 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楊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旣敗權使翻筮之得允下坎

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
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
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
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
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
權悵然不平

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
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
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
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
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
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

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
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
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
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
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
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
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
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
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
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
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

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翻別傳曰權卽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雨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轄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鴻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

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績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濶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

靈之際穎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恠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泚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泚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

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恠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耻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

理其滯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
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
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
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謂荀
爽之別名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
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
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
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
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
固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

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巴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温翻
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
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
固爲左御史大夫孫皓卽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
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
孫潭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
太守時朝廷侯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
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
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
平字伯先童齒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楊
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爲丞稍遷武
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恪從事意甚

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屢尚不足取今去入財以求馬旣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没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歸葬舊墓妻子得還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

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姬行足厲俗自楊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暮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

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吐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士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勲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劄歿侯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旣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

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牯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大伯之儔邪且大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卽作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旣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

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鄞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盜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荆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

王景帝四年瀆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
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
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
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
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
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遙拜清
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
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繼
廢幼主迎立瑯琊王休休未至繼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
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

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
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群下搖蕩
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繼不懌竟立
休初卽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扶
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
吳郡陸機於童齒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
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
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
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奧晉陽秋稱譚清貞有
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

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摠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會稽典錄曰昺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

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

濟陰抑彊扶弱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

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等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蹇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邁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事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

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嶽嶽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

權東曹掾卒温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土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

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摠百揆於左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許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之少是以忿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齋函書一封蜀甚責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旣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滄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賤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

甲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諸
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

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
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虛已待之旣至顯授有
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
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
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温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
温之黨卽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撝吏客
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檠戟獎以威柄乃便到
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統帳帳下解煩兵五千
人付之後聞曹不自出淮泗故豫勅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內

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
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
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
已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
賈國恩爲已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令斥
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温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
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
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
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
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
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教

譽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煒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

士則爲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緣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

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
温彈之不公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
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晉原蔣康温尚不容私
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
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
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
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
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
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殺
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
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
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

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
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
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忿於温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
温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温俱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温意
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
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
分 臣松之以爲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温
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旣知之矣是以遠
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旣不能
被褐韞寶控康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神用之道廣

可暫替温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旣疾温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群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温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温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

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儺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群賊並起陳與北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荅術怒密使人殺俊

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

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
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
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
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
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
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
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
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
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
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
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
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

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
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
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闖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
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
之旣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
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
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
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
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
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
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

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
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
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
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
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
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
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二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
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
綏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

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
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
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
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
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輟錄用之時也若令善
惡異流貴汝頴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
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
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
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荒
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
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

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

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憂於宗修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

時爲選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爲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絕漂沒著岸爲魏軍

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

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
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
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
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
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
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二萬緡
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
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
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
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
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
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

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
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
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
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

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
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
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
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
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
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
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

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雁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丙申四月八日校

夢禎

虞龍振駱陸吾朱傳第十二太子吳書本國志五十七

陸遜傳第十三國志五十八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

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王九江都尉

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素術與康有隙將攻康

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

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四曹令史出為海

屯田都尉並領縣事

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

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

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馬會稽山賊大帥

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十三

一

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
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
方今英雄基時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
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卡部伍取其精銳權納
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州陽賊帥費校受曹公印綬扇動
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
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聞鼓譟而則應時破散遂部伍東
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爲
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極所
後詣都言次稱之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
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

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
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
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
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
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
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
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
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
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
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其獎士
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林
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

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少騎駐旌闕望壁使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隨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復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

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

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群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

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

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

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馮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騫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萬

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相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相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

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任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

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

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虞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虞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實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

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
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
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
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
歷年見衆擯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
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
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
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
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
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
業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
山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

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
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
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
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
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
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
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
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
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
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
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
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

夏垂躍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繫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

首獲生凡千餘人

臣松之以爲遜慮孫權以退魏得專力於已旣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爲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旣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

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臣松之以爲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鷺曲惠小仁何

補大虐

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錄廉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遜以免罷

臣松之以爲邊將爲害蓋其常事使逯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慮尚爲小詐哉以斯爲美又所不取

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脩德操躬秉耒耜旣無感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 吳歷稱云謝玄才辯有計術

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主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群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殫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旣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旣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大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

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
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
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
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
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
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
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
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
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
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
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

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
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
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
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
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
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
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持
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
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
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
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
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

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
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鬪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
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
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
寡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
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異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
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
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群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
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
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
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

以至衆其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
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
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
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比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
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
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
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
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
群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
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
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粘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
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感屢諫不

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頃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脩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舊故得將士歡心

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旣歸增脩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荅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况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爲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

大猷既喪義聲又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
從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
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
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
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
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
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
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
猶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况不
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
施澤振義網以羅彊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
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

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
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
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
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
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
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
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已
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
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
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
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

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

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千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

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
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
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
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
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
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
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後逋
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
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
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
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

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蓋
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
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 頃抗兵
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

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
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

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
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
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竒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儁遂
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
尚書著作郎雲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

懷之生爲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爲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宦頓居群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後也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爲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旣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爲

一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旣竒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壽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

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丙申三月二十九日校

祭酒馮夢禎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
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
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
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口近代之事以張昭有
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
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
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
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徇復令整巾侍坐黃龍
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
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羊銜等皆為賓
名道於是東宮號為多士

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
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
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
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
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鳳凰三年卒子耀嗣玄丹
楊人衛南陽人 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
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
宣詔即豫章揚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恠之而蕃後叛逆
衆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
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
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
私駿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深

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執
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

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
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頃息又擇空
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
一產擲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
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
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
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
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
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
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任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難

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大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

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先帝離供養埋齒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爲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

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連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脩黃老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

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後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闕澤嚴峻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而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豈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旣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將陵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

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

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其次卽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

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

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卹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脩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

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爲大傅薛綜爲少傅而蔡穎張純封備嚴維等皆從容侍從

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憊但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

安 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
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
子輔義都尉

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
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
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
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
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
群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
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
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
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

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
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
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
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
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
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
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
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
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親
覲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
竺爲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與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
者歷年

殷基通語曰初權旣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爲袁紹劉表謂尚琮爲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旣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爲吳良臣

而阿附於霸事同揚空何哉和旣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况霸實無聞而和爲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爲不善衆美皆亡耳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

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

竟徙和於故鄣群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

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俊孫弘等固爭之乃止

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

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卽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卽作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楊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翊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

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
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皓悲嘉涕淚悉召公卿
尚書詣闕門下受賜
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
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獻欵悲感比七日
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
情然後止

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
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
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
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
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

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醜之母子皆死俊張
承外孫聰明辨惠爲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
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
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
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
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
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
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
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動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
爲臣妾今旣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
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

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
囑囑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
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
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
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
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
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
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
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
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
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
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

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
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
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柰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
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
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
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
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
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
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
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
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

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文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

天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恠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

履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
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

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

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

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爲庶人連有赦令
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
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爲侯

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
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
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
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

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

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
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
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于下曰老臣自將兒子
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
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
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
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
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
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子適奮不遵
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神寶固歟武立之盛也然奮之精與對離源
自如顯短賦命早終短不歸其死來姑備以
精曰將登岳以預存民為其美之獻獻時並
艱於會部之惡也

丙申三月二十九日校

祭酒馮夢禎

十也昔夫日具大自祭酒馮夢禎

未始錄之而良文平二十五

臣休之業數

武主本亦無新同軍

敬祭神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

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

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寧長

少為郡吏守郟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

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

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

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

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

治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

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十五

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
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
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
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
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眾出降候官既平而建
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
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死
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六千戶
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
興經餘汗齊以為賊眾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楊松長
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耻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
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

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二將又
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
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
中郎將討丹楊黥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
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
戶屯烏聊山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
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
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
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
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
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
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

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

吳錄曰晉改為臨安

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

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

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王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

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
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
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
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
曰大慙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
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
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十餘黨震服丹陽
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
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
因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
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
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干櫓戈矛能

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
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
以眾叛如魏還為斬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耻
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
斬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眾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
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迂故雖有征戰之勞而
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
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
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
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尉孫權為

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媛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

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

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使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

吳錄曰琮時治富春

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

安郡

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

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

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

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

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

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惲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卽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生

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塞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

召岱還

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卽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潁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

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代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慮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

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二年以南土清定名岱還屯長沙漚口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服之

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

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軌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歡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迺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

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布巾襦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師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師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勦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微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寔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

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

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
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
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
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
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
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
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
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謹葛瑾步騭
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
從弟孫奭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貨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
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
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

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
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
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
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齋
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宜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
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
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洩漏則受夷滅之禍常
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
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
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齋教還教還故
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
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

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拚今雖降首盤
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
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
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互不爾以往無所成也
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
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
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
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
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
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
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
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

欲以羸兵填漣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
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
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
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
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
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
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
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
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
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
人濶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屢乞加
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素仍乞未

罪恠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又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輪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翼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復之術加卒奉大略公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雷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

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爲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一義在不苟魴爲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剔髮膚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

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

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

便宜從事飭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飭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

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一萬年反以處爲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一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姪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左而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秦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

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駟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爲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

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

續漢書曰官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官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

一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一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

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

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
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
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
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
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
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
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
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
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
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
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
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
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
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
督陽武將軍封都卿侯徙濡須督

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
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
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
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沉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
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
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
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
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
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

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
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
先陳此言秦王旣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劔杜郵今
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
帝時陸承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
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
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爲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
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
之有

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
稗嗣代領兵

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爲尚書郎弟徇領兵爲

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
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
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
遣將脩信陵城晉軍平吳徇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
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
魴諷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
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丙申二月十六日校

夢禎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六十一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
由是知名為郡功曹

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
脩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
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
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
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
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
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

丙申二月十六日校

夢禎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六十一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
由是知名為郡功曹

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
脩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
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
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
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
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
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

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佺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荅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佺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佺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佺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楊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爲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爲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爲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

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進封劉陽侯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撒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實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丘種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徃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旌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

卽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還免官

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曰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玄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箠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慈於零陵斬慈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

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戈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迂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樂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滯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

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
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
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
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
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羨色
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
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
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
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
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
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異望竊爲

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
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
實危險而堵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舶則沈漂陵居則
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
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
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
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
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
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
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
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
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

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一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纒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相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

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遠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

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榦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
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
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
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噐榦彊固董率之才魯
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廻顧噐械軍
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
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
加何定譖構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
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
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
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
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卽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

氣廻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凱欲因此兵
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
暫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
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猪入丁
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且啓凱故輟止
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
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
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
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
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
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

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

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自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

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

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

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寔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

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

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棄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杜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坊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徃徃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胃而涕泣兩集也臣年已

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欵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官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

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旣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太皇帝居于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太皇帝曰逆虜游蒐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笠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胤

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
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
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
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
令陸遜表諫旣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
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遺問遜何
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爲太子隱曰揚竺向臣
道之遂共爲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
服以爲果然乃斬竺

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
交部搔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

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二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
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
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
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
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
行藝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
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
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
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
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
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
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

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
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
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眾若
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
柴桑督楊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
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
格業胤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六十一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任郡郡相
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

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
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
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
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
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

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
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
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
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

拜禪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摠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群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願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

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俱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懼聳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傅二官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思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

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千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歛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

大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

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蕪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

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
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
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
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鑿觀
四方神寔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
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
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輿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
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
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
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
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
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徃徃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

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
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
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徃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
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
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
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未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
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
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
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
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
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
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僞

方之任摠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直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馱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會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亦實

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

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
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
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
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
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
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
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
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羗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
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
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
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
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

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
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
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
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欸欸遠授
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
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
土實聞其言此文旣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
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
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
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
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
入蕃謝荅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

曰蕃上書太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

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旣爲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人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

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驍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詔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

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直穰稼之佐乎

丙申二月十六日校

吳書

國志六十二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

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惟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

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患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

俊勝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逼終不迴撓初亦迂策幾
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
鄱陽太守

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
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
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
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
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
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
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

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
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
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
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
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
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
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
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
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
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
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

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
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
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
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勝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
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勝他日齎酒具候顏
危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
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
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
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
父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勝如期往至
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
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
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卽尊號令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
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
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
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筭自校
乃歎曰吾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
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
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
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
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閒甚得其妙中國善

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駿再從子也圍碁莫與
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
筆點數因就以作蠅旣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
鄭媪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
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
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筭役心神宜
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禪龜梓慎其猶病諸况
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
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
知各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

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亶亶成於

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

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

好異妄設神竒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

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爲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

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爲非理自中原酷

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自死之餘

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筭其安

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

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况達但以祕

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賸之功豈

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

哉達之推筭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于古而以禪梓
限之謂達爲妄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
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
到涿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甚悵
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木
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旣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
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卽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
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
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
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鵞
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

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
卽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
見一頭白鵞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
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
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鵞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
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
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
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
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
者最美象曰鮠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
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堦汲水滿之
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堦中須臾果得鮠魚吳主驚喜

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鱠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六十四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竒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

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乘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群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

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荅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鋤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荅曰毋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毋恪曰鳥名鸚毋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
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
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軍之
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
權即轉恪領兵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
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二年可得甲士四萬
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
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
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連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
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
走淵獲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

窟藏其戰則逢蠱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
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
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棨
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
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
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
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
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
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
所執拘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
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
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

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蔕根莠化爲善草魍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

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嘑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于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况其出入者邪

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又乃至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

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卧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欷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爲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治第館設陪衛群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

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群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令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

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俛身緣過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

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栢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
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
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
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
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
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
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
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
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
維從之

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
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
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
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
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旣然矣近
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
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
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
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
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疆
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
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况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

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
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
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
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
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
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
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
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
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
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
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大數年略當
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

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
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賴雖
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
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
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
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勿
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
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
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蟻蝨
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
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
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

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卅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荅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孰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

月城不按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填什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譴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

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閭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輿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荅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

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爲之冒禍乎吳歷爲長

恪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非我所爲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

同臣松之以爲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
所言曰劉封以稱帝立曰非遂也非遂也
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
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
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鼻
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
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
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志林曰初權病
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
必十思恪荅曰昔季文子二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
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當時咸謂之失矣

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
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群謀詢于芻蕘虛
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况呂侯國之元
耆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
之踈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
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
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
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
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
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
別謂禕君必能辦賊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况長
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蕞爾之國而

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
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此見
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覩元遜之逆
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譏于後永爲世鑒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
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
岡落者校飾葦帶世謂之鉤落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
葬未其嘗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
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
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

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
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
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
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
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
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
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
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
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陵人
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
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
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

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
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
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
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
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
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
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憮然且已死
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
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
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
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
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樂

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王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
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
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
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勲績者博士盛冲
以爲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
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爲是遂
寢

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
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
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脣吻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

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楊太守年三十三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繇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

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胤立能治身厲行為人白哲威

儀可觀每正朔朝賀脩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歡賞

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楊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

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太元元年權寢疾請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眾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眾

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爲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旣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

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吳錄曰群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議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爲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

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將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

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旣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差步凌統之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

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一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

時年七十二衆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爲大將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

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繇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繇繇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繇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繇繇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葑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葑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

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譚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

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繇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公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繇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以爲孫繇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繇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繇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

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旣不

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妹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

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

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緝所領皆解散不得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緝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白於事為詳矣使光

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緝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爰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爰有忠貞之節

典軍施正勸緝徵立琅邪王休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

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
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
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
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
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絀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徒
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絀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
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旣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
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
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棗謀必就有德是以
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慕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
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

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
值茲際會群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
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
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
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
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絀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
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絀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
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
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
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
又復加恩侍中與絀分省文書或有告絀懷怨侮上欲圖反
者休執以付絀絀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

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吳歷曰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

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

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懼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漢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

逸事見陸瑁傳

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

及休即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彘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彘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贖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噫緜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漢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彘之說誅夷其宜矣

丙申四月初十日校

夢頌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六十四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
官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
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皓初
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
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
順指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群
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輦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
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
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
有遷都之意恐群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

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卽於殿上斬蕃出
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
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皓每
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爲笑樂萬彧旣爲左
丞相蕃嘲彧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
橫處非分也彧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
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
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
楨幹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 臣松之按本傳
云丁忠使晉還皓爲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
年之春彧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吳錄所言爲乖
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寒
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
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臬之殿堂尸骸暴
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
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皓卽位與
王蕃郭連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
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近識宜用好人
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宮下鎮禁中
侯王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
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
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

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之據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

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殞歛奕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鳩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旣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爲長賀劭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孫休即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

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於賢表善以康庶政自
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
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
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
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
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
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
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
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
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
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
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

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
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
有逆迂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
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
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
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
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
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
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
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
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
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

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

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瞻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贄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

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
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
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
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
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
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
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
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
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
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
疾收付酒藏掠考干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
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
鄉里節操高厲童叟不群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
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
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
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
新邦朝無知己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
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
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
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爲太子舍人石沐破
楊州循亦合衆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爲丹陽內
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
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

爲鎮東將軍請循爲軍司馬帝爲晉王以循爲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謔詢爲一時儒宗年六十大興工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隰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

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

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奔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基易行庶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杵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二百孰與萬人之將

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慕苟而賀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嚴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作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

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
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時
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
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
密賜茶餅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
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是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
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
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
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熈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
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毫
有以上報孤辰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
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

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
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
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
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
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垂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
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
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
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翼以此求
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
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呐吃謹
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
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

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
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
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
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
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遊
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
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
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
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
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
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
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

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
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
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
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頭百下皓不許

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
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聞聞
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
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
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
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
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

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䟽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

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吐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曾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

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後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扣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恠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

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

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

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惟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

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温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

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垂材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

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
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瓊是憑茲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
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
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
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
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之多不悉載天冊元年
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
條暢賀邵厲志高繁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
記述之才胡沖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
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
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

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四月二十日校

夢禎

王樓賀章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